

郭光豹
散文诗



作家出版社

郭光豹散文诗

郭光豹 著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郭光豹散文诗

作者：郭光豹

责任编辑：周 坤

装帧设计：陈钊文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联合彩印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字数：86 千字

印张：5 印张

版次：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699-9/1 · 698

定价：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雷 铎

—

这是一本散文诗集。

这是已经出版过 16 本作品的诗人郭光豹先生迄今为止的第一部散文诗的结集。

作品全都不长：每章一二百、三五百字。

但却值得一读。

郭先生以诗见长。固然，我也喜爱他的诗，但，我更喜爱他的散文诗。

诗有格律（广义的“格”与“律”，如：节奏、声韵、排列格式之类），写作起来，不免因为了这格律，而有所限制、有所约束，即便十分自由的“自由诗”也是如此；而散文诗，则几乎可以不管那许多“格”与“律”，因而更加自由；又因为这种自由，

作品便能够更率真、更自在地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。因而，拿这个集子与郭先生的诗集相比，它离读者更近，更亲切。

当然，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，或者是一种偏爱也不一定。

不过不独我一个人对散文诗有偏爱——如郭先生自己在本书后记中所举的例子：某朋友做了一次读者意向调查，在现代诗、古体诗、散文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戏剧、影视诸门类中，“得票”最多的，竟是不起眼的散文诗。

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，这便值得研究。

二

什么是“散文诗”？

权威的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是这样诠注的：“散文诗：短篇作品。可以有抒情诗的各种属性，但形式上却是散文。把这种文体引入法国文学的是贝尔特朗……到20世纪，人们对这种体裁又重新发生兴趣。”

就是说：散文诗是用散文的“瓶子”，去装抒情诗之“酒”。在西方，它初盛于18世纪，重振于本世纪。

既是“散文”，又是“诗”。那么，它到底更像散文，还是更像诗？

不妨“索隐”：何谓“抒情诗”、何谓“散文”？

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说：“抒情诗，源自希腊语的 Iyrikos，即由竖琴 (Iyre) 伴唱的诗歌；现在词义扩大为包括任何意在表现诗人的思想感情的诗作。有时人们把它同叙事诗作对比，后者以故事形式叙述事件。”

《辞源》说：“凡非有韵及骈俪之文，皆谓之散文”。

综上三解，是否可以说，散文诗即是抒情诗与散文的婚生子（或谓之“混血儿”），外貌像她飘逸的父亲——不讲押韵与排比对仗之类，气质则像她多愁善感的母亲——重在“表现诗人的思想感情”。

非驴非马。亦驴亦马。

惯常的文学分类，是两大类：韵文与散文。而这散文诗，偏偏骑墙于二者之中间。

这便是当今人们所热衷的“边缘学科”与“杂交优势”的话题了。

非驴非马亦驴亦马即“骡子”。骡子不及马骄骏，却比马耐劳；不及驴粗生，却比驴强健，较二者有所短，又兼集二者之长。

散文诗亦然。虽不及抒情诗讲究形式、不及散文挥洒不羁，却又比抒情诗更自由而平易、比散文更精短而隽永。

一个物种之所以能生存，总有它的优长在，在自然界如此，在人这科学界亦如此。

三

郭光豹先生是我的同乡兼师长，长我二八一十六岁，17岁从军，从文化教员、参谋、记者、一直做到广州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、广州军区文艺创作室主任。在记者与政治部副主任之间，有过一段曲折——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蒙冤下过劳改场，又脱了军装做过农民和乡村企业采购员。“平反昭雪”之后，才重披戎装，过上了正常日子。而他的真正的创作青春，也是始于“平反昭雪”之后不长的十余年间。虽然那之前他也发表过许多作品，但他做为一个知名诗人地位的确立、他的十余部作品的问世，全是这十余年间的事情。

堪慨叹，又堪庆幸。

1976年，我“借调”到北京的“通天刊物”《诗刊》做“工农兵编辑”，开始与郭先生有过通信，那时他以“果报”的笔名发表诗作；后来，我在广州军区文艺创作室做专业作家，而他是我的顶头上司。作为下属和晚辈，我目睹着这位辛勤的师长是如何用他手上那支小小的“金不换”（鲁迅先生的话），一点点耕耘着他的诗歌园地的。他极勤谨，近年平均每年出版诗集一至二本，其中多是现代诗（抒情诗），而始于前年的“赤子三部曲”（《望乡风》、《静庵之歌》、《溶溶寸草心》），为他赢得颇高的声誉。短篇小说、散文和散文诗，则是他“诗余”的“随兴

创作”。这本散文诗集，是他的“初生子”

四

一部百余页的书，却浓缩了郭先生34年的生命在里面：最早的篇什《赤缎带子》、《茅山尖》等发表于1958年——那时候他24岁；最近的篇什则为刚刚出炉尚未上市的面包，最近才写作于他所疗养的广州军区总医院——此刻他57岁。如他自己在《后记》中所说的“这部作品水平参差不齐，有二十多岁人的稚浅思考，有‘人到中年’的多思和深思。”

诚然，早年的作品的确有些“稚浅”：海岛战士用刺刀揭开白云，用脚尖丈量出茅山尖的海拔高度（《茅山尖》）；雨后，战士跑到泉下冲澡，“欢乐立刻赶走了疲惫和劳累”（《冲澡》）；当城市里灯红酒绿的时候，海岛战士林中低哼的歌，如巡逻的脚印，如掘坑道的爆破声，“不管低腔与高调，每个音符都在祝福着人们和平、幸福、快乐”……这些，多少有点“杨朔式”的刻意，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。以此为参照，郭先生中近期的作品，显然体现了人到中年以后的“多思和深思”——

那其中，有对一花一木、一事一物的颖悟，有对世事沧桑的感慨，有对生命和爱情的礼赞……

五

有人说：格律诗属于老年人——翻开一部中国

诗史，所有的大诗人，其诗作愈老愈妙；而自由诗则属于年轻人——近当代的著名诗人，包括郭沫若在内，好的作品都是在年轻时喷发的，老了以后，所写的诗，总如已干瘪的老妇的乳房，或如已干皱的柑子或桔子，不但内里缺少汁液，连外表也通通萎缩了。

——是否有道理在？

也许不能以偏概全。但大抵如此。究其原因，格律诗，不到老辣时，不能自由驾驭到“下笔如有神”的化境；而自由诗，几乎纯以情胜，所以，唯有火山喷发式的青春期是最率真勇猛、奔放无羁的。当然，也许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在：时代与胆量。这后一点，没有注脚。

那么散文诗呢？

我以为，散文诗则与抒情诗相反——愈老，写得愈好——平易，老到。

——散文诗，贵在隽永，如一棵橄榄，愈嚼愈有味；如一杯香茶，愈品愈浓冽，如一瓶窖藏老酒愈久愈醇厚。

譬如最近两个世纪世界几位著名的散文诗人：泰戈尔、屠格涅夫、纪伯伦便是。

“圆月光华灿烂地在城镇上空升起来了，城镇里所有的狗儿都开始吠叫起来了/只有一头狗不吠不叫，它用庄严的声调对其余的狗儿说道，‘别吵得寂静从睡眠中醒来，也别用你们的吠声把月光唤到大

地上来。’ /于是所有的狗儿都肃静无声，停止吠叫了。但那头叫大家不要吠叫的狗儿，却因寂寞而彻夜吠叫。”（纪伯伦《圆月》）“一切感情——憎恨、怜悯、崇敬、友谊、恐惧，甚至蔑视，都可以导致爱情。是的，一切感情……不过除去一种感情：感谢 /感谢是债务。每一个人都要偿还自己的债务……但爱情不是金钱。”（屠格涅夫《爱之路》）“我已经请了假。弟兄们，祝我一路平安吧！我向你们大家鞠躬就起程了 /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——我把房子的所有权都放弃了。我只请求你们最后的几句好话 /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，但我接受的多，给予的少。现在天已破晓，我黑暗屋角的灯光已灭。召命已来，我就准备起行了。”（泰戈尔《吉檀迦利》）瞧：多么老辣而宁静！纪伯伦写的是一个“童话”，但那意味与意境，是令人愈嚼愈有味的；屠格涅夫写一则“格言”，大约是付出了毕生代价的（他写这首诗之后两年便去世了）；而泰戈尔在垂暮之年，面对随时可能召唤他的上帝，心里是一片月光似的宁静，虽有几分凄楚与眷恋，但确是一个大圣大哲，生无憾，死无怨，一切都如山间流水，自流来，自流去，不喜，亦不悲。

——恕我当了好一阵文抄公，扯远了。但并非无关宏旨。我想说的是：散文诗虽“散”，且短，但却可以写得极深刻，或极优美，或极博大，甚或兼而有之（如所引的《吉檀迦利》）；散文诗人，往往

愈老写得愈妙。

借郭先生书序的篇幅，引了一通三个外国大家的散文诗，倘或以前对散文诗并不十分感兴趣的读者，读了这一节，知道散文诗这种“方寸之作”，原来也可以写得这般深刻、优美、博大，因而从此喜爱散文诗，则郭先生此书，便又起到另一番作用了。

六

郭先生的散文诗，如上述，亦是愈老愈辣。如

“在童话里，在大马戏团的舞台上，我看到兽类在模仿人/在现实里，在人生的社会舞台上，我看到有的人变成兽/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不禁顿悟，原来人性与兽性之间只隔上一重薄纸。”（1991年《在大马戏团的舞台上》）

鸚鵡一听到主人在客人面前对她的巧舌的赞美，便火冒三丈，“都是骗局……你看她那狭窄的天空，她那贫瘠的生活……鸟儿在心底里顶一下主人：你没有丰富多采的语言，我何来美妙动听的歌声？”（1992年《鸚鵡之怨》）

谁不爱莲叶翡翠般的玉盘？但“只因身上长刺，才不讨人喜欢，受尽折磨千般。”（1980年《我爱莲叶》）

“瓶呀……你的嘴唇、惟其纯洁，才能品味出这由香、色、美制造的和谐。”（1991年《花瓶》）

他张开嘴，如蚌，上为天，下为地，天地间留下一个神秘微妙的空间；她紧闭双唇，合成一颗无言的心，“当这两片蚌壳衔起这颗桃形状的心的时候，天与地这时溶为一体，深信他攫住的是至诚和至美。”（1991年《人为天地之心》）

.....

信手引来。前三则重于对人、对世事的思考，没有一番苦痛的阅历，是写不出这等痛苦的无言呐喊的；第四则是“小品”，很美；末一则极隽永——大家都写“吻”，从鲤鱼接嘴，写到男欢女爱，这类文字汗牛充栋，而郭先生以年过半百之龄，却写出这等清新的却是沁人心脾的文字，不是极像窖藏了许久又刚刚开瓶的好酒么？

不再赘抄。抄五则，权当“药引”，有兴者，请揭开瓶盖，自己慢慢品。

七

郭先生之所以散文诗远不及其抒情诗多，大约是因为写散文诗往往“偶尔为之”——利用生命的短暂空闲，三五分钟，便可写下一则，并不当做“正事”（我自己也是如此）。但惟其如此，信手拈来，且散文诗本身，便贵在“亦散亦诗”——散文其表，抒情其里，散文为其“体”，抒情为其“灵”，因而愈不经意，往往愈真切动人。自然，“不经意”并非真的“信手拈来”，而是早已有“成竹在胸”。倘若

座前没有“莲花”，释尊便不可能信手而拈花，迦耶会意而微笑了。看似无意，实则有缘。非经意，非不经意，积于经意，成于不经意，如此，看似“信手拈来”，却常常大有妙旨在。

八

“花红柳绿”，是禅宗上的一个著名典故——禅宗大师们认为：人生“日日是好日”，不论风雨晴雪，都能从中安然恬然泰然地品出香醇的味道来；看我们周围的一切，全是美妙的，花如凝脂，柳如垂丝，一切都是“佛心”，都能品出“妙味”来。前一层说的是“时”，后一层说的是“空”，无论时与空，处处皆可妙心。再深一层，又无所谓时与空，时空浑然一体，我与大千世界合而为一。以此种心，看待世界，则无处不文章。

是的，无处不文章。一个世界是一篇文章，一只蚂蚁也是一篇文章——倘若在全球发起“蚂蚁有奖散文诗征文大赛”，倘若有十万人应征，这十万篇文章中，至少有九千篇是各具特色的。蚂蚁尚且如此，何况大千世界乎？

九

如今地球变“小”，生活节奏加快，人们赶班车、啃速食面……在文学欣赏与创作上，也出现“两头大中间小”的现象：要么“盛宴”（长篇小说、电视

连续剧)，要么“快餐”（诗、散文、戏剧小品、单幅漫画），而散文诗之“走俏”，大约与这种“时代心理”有关。

郭先生后记中说：据测验，读散文诗的，多是年轻女性。但我，却希望除小姐们之外，有更多的其他成份的读者：少男们、汉子们、老头老太们，大家有闲时，不妨都读点好的散文诗，一如闲时两口酒，饭后半杯茶，宴余三五棵橄榄一般；又如在瓶中几朵插花，在盘里经营几片山石一般，为忙碌劳累的生活，增添些许乐趣。

倘或再有兴趣，则不妨更进一步，拿起笔来，自己也写点散文诗——不难，一二百字，写一己之心得，发半生之感慨，既娱己，又娱人，功德莫大焉。

愿郭先生这些小花式的奉献，给您以愉快。

1992年3月31日子夜于听尘轩

目 录

序 雷 铎

第一辑 韵味人生

赞美，这水火消融	(2)
喝茶感怀	(4)
在大马戏团的舞台上	(5)
火焰和灰烬	(6)
无 题	(7)
人为天地之心	(8)
村那边.....	(9)
清清溪流水	(10)
梳	(12)

花 瓶	(13)
涂	(14)
镜	(15)
衣 架	(16)
钢 琴	(17)
书法条幅	(18)

第二辑 寻梦的青春

当他们踏进青春	(20)
默坐时分	(21)
昨 夜	(22)
仲夏之夜	(23)
爱情属谁?	(24)
当他在爱情面前	(25)
吻之瞬间	(26)
吻	(27)
舞王舞后	(28)
旋而转	(29)
初 恋	(30)
黄昏之恋	(31)
公园石椅一瞥	(32)
外 遇	(33)
致一位不相识的卡拉OK爱好者...	(34)

手巾·纸巾	(35)
苹果园随想	(36)
含羞草说	(37)
雨呀，雨呀！	(38)
大 地	(39)
针线包	(40)
“追星热”小劝	(41)
花 粉	(42)

第三辑 寂寞红尘

自由魂	(44)
碑感之一：领袖人物之碑	(45)
碑感之二：将帅之碑	(46)
碑感之三：思想家之碑	(47)
股票之炒	(48)
地皮之炒	(49)
外汇之炒	(50)
都市生活的光和色	(51)
比基尼	(53)
梦	(54)
都市商品橱窗	(55)
遗失在图书馆的伞	(57)
遗失在图书馆的笔	(58)